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1
10



文庫 11
D 11
10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八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費叛南氏

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杜為費人所敗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治區夫。杜魯大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



左傳經世鈔 卷十八 費叛南氏

010190548436

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杜叛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效

魏禧曰名言可為千古招叛之法○此與貫珠者論

田單事可參看

楚平王即位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杜襄三及

即位奪遠居之。杜掩族田遷許而質許圍。杜許大夫遷蔡洧

有寵於王王之滅蔡。杜在十一年也其父死焉。杜在國王使

與預於守而行。杜使洧守國申之會。杜在四年越大夫戮焉。

王奪鬪韋龜。杜合元孫子中犇。杜邑名又奪成然。杜韋子邑而

使為郊尹。杜治郊竟大夫蔓成然故事蔡公。杜棄疾也故舊也

壁之命故使成然事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杜于

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

壽過杜申會作亂圍固城克息舟杜楚邑城而居之

按此當是越大夫所為禘觀起之也杜在襄二其子

從在蔡事朝吳杜聲子大夫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

請試之禘按觀從志在封蔡棄疾志在得楚兩不以蔡

公之命召子干子皙杜皆其王子靈王弟元及郊而告

之情杜告以蔡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

驚起辟之故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杜使

偽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眾杜從觀徇於蔡曰蔡公召

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杜詐言蔡

助二子禘按觀從提蔡蔡人聚將執之杜執從辭曰失

賊杜謂子成軍杜言蔡公而殺余何益杜言殺已乃釋

之禘按觀從渾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禘按以四則

如違之以待所濟杜言若能為靈王死亡則可若求安

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杜言與蔡公且違上杜謂何適

而可眾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杜子干而盟於鄧望

曰凡暴主治罪雖脅從桂誤無免者故依陳蔡人以國

迫人至是朝吳因而恐之鮮有不從

林封陳蔡之國而依倚之楚公子比杜子公子黑肱

士望曰進步亦退步亦穩着

哲杜子公子棄疾杜蔡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

之師因四族之徒

杜遠氏許圍以入楚

楚士望曰

及郊

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

杜欲築壘

人為復

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

孫子曰兵間拙速

病措語

請藩而已

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

尤好

皮皆反

蔡公黨先入因正僕

杜太子人應殺太子祿

及公子罷

皮敵

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

次于魚陂

杜竟陵縣

公子棄疾為司馬

禮按蔡公位乃

事不妨以名位讓

先除王宮使觀從從歸於乾谿而遂

杜魚器反

告之師告使叛靈王

且曰先歸復所後者

杜截鼻

也簡切妙沛

師及訾

子斯梁而潰

公三章似此

王聞羣公子之歿也

杜王還至訾梁而

與金主

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

子也亦如余乎

子細

隊

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

其言也善

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

眾怒不可犯也

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

叛矣

林言大都如陳蔡不美

之圖君也

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於楚

子革也棄王而歸

士望曰然丹

王泓夏

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

申亥之於靈王伍員之於平王皆代父為報恩怨之

故不可曰吾父再奸王命

魏世倣曰楚圍一于章華宮

無字二事為難

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

能遂食其報

杜里闡也以歸夏五月癸

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士望曰太

過必申亥會以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

禍也蔡公之舉非觀從本意故欲子干曰余不忍也子

王杜即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是孔之達曰

觀從之請故致敗事然即聽之棄疾亦不得殺也蓋當

時成然久為腹心而羣喪職之族皆成然黨也且棄疾

君陳蔡得民心子比輕起圖之徒自速其死耳然則為

不從者教子比讓王位則於棄疾可為功臣於子比亦

從之見二君欲除所忌恨無題目而觀從微珪乃授之

隙以速其禍不亦愚乎但子比不殺棄疾棄疾亦必殺

子比若建成儲位既定而敦好於秦王則秦王雖汲汲

於大位其臣雖汲汲於沛公志吞天下正碍義帝乃有

項羽為之知已預先殺却以不義題目歸已而即以大

義題目贈人古今呆小人往往如此不禁噴飯大笑

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兩夜字棄疾使周走而呼

曰王至矣棄疾之謀亦觀從故智也走靈王殺子哲皆

呼自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哲曰王至矣國

人殺君司馬將來矣杜謂棄疾見君若早自圖也可以

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加入衆又有呼而走

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見二子庸劣○禧按觀從

不行必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於訾實訾敖

杜不成君無謚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

者楚人謂之敖以靖國人王叔靖國人俱倉卒定變能手使子旗杜蔓成然

為合尹楚師還自徐杜前年圍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

帥杜定二年楚人伐吳帥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

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平王封陳蔡復遷

邑林九北淮水南益後徙在江南豫章于陳遷方城外人于許

至是皆復其舊○禧按平王臨深為高○士望曰舊

君之惡跡新致羣賂杜始舉事施舍寬民宥罪舉職杜修

廢召觀從好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杜佐

官龜兆○士望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林楚聘於鄭

且致犂櫟歷之田杜犂櫟本鄭邑楚中取之事畢弗致

杜知鄭自悅服不復須賂故○禧按鄭雖鄭人請曰聞

悅服致之以昭義聲來諸侯不亦可乎

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犂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

王問犂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

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杜王善其有權有

王有英爽之氣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世

然亦不識大體

曰此初靈王卜曰余尙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
 極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
 從亂如歸起處歷叙眾怨致亂之由留此初共王無冢
 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杜星辰而
 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
 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杜共
 密垣璧於大室杜祖之庭士望曰與巴姬便不密使五
 人齊齊而長入拜杜從長幼康王跨之杜過其靈王肘
 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歷紐

杜微見璧紐以為審識○鬪韋龜屬成然焉杜知其將
 且曰棄禮林棄立長之違命林違當璧之楚其危哉杜
 致靈王之亂○謝文游曰觀楚共埋璧之卜靈肘加而
 平厭紐則篡弑之人皆一定之天命觀公孫疆亡曹其
 人尙未生而曹人已見於夢則小人之亡人國皆一定
 之天命然為君者能恐懼修省則天心未嘗不可挽回
 惟碌碌者則固於氣數而莫可逃耳○又曰凡國家占
 卜皆當謹密之極若或漏洩則奸人生脾觀之心而功
 名之士遂陰相依附為之羽翼將無事而生事大為可
 危如楚共埋璧一卜鄰國皆知圍與棄疾不待教而萌
 造亂之思矣遠罷蔓成然早已歸心於無
 事之日凡此皆一卜之不密有以啟之也

魏禧曰國家大事有劈空造奇者如觀從駟赤是其
 人也然使以費無極殺郤宛之才施之於正又何非

奇才乎。古今小人不自愛惜，吾為恨之惜之。○劉裕起事，亦畧類此。然近世人行之，未有不敗何也。不能審時度勢而已。無才力本領，徒欲劈空造奇，以圖僥倖故耳。

謝文游曰：棄疾權重而有謀，觀從欲起事而不奉之，乃思及子干木偶之人為主，何其闇也。然棄疾起事時，何不明白自圖，必借名子干而後除之乎。凡舉大事而即身當尊稱，以犯大難之名，此淺人舉動。觀從既召子干，不妨即以子干試之，倘羣情無異，入楚不

難，則轉圖子干，亦易事耳。而觀從猶夢夢欲使子干殺棄疾，不從，然後發憤而行，豈不晚哉。禮按：觀從之

子干易與他日封蔡可唯所欲耳。然觀從實忠智之士，未可以其昧於擇主而少之。如范增明

知沛公當王，而輔殘暴之項羽，且欲使羽殺之，與觀從無異。然增憤而歎，猶自知恥。觀從則儼然受卜尹之職矣。子干始終受棄疾提弄，而春秋書其弑君，反受大惡之名。千古庸人無自知之明，而妄希非分，亦可憫矣。○棄疾之智，如一溪活水，隨岝曲折，波瀾滌洄，悠洋自在。想其如晉過鄭一段謙讓敬謹，是何等

精神其為人平日操心機警刻刻不忘已將君國人心看得通透至臨事時觸處洞然一絲不紊此雖小人之雄其用智幾於行所無事矣如此靈活之人而亦為費無極所蔽讒人真險矣哉然亦由得位之後驕盈侈汰故爾神識昏昧使為蔡公時雖百無極安能逃其鑑耶

叔向論平王有國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同惡謂棄疾子干同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杜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杜寵須賢人有人而無主二也杜須內主為應有主而無謀三也林無謀策可成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林元年奔晉至此十三年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彭士望曰觀重耳便知子干誰謂君不以臣重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在當時晉人觀之則曰無釁而動以楚事論可謂釁矣棄疾亦乘機得國

時也非異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

德王虐而不忌杜所畏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

誰能濟之杜楚如借君子干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

蔡城外屬焉杜城方城也時穿封成苛何慝不作盜賊

伏隱私欲不違杜不以私民無怨心先神杜羣命之國

民信之芋彌爾反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

神一也杜當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杜貴居常

五也杜季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

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貫亡

矣杜位其寵棄矣杜既沒民無懷焉杜非國無與焉杜無

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杜皆對曰齊桓

衛姬杜僖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

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

杜言下善齊嚴也肅杜敬不藏賄不從子用欲施舍不

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

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杜言生十七年有士五

人杜狐偃趙衰顛頡魏武有先大夫子餘杜趙子犯杜

偃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以為腹心有魏犢杜武賈佗以為股肱杜稱五人而

又不在本數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杜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子享之秦

伯納有欒枝郤穀狐突先軫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

彌篤士望曰堅志成惠懷棄民杜二公不恤民民從而與之獻

無異親林皆獻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論子

疾得失及桓文不同處俱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

子國有與主杜謂棄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

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上不過言事之成敗耳子干書弒吾所不解舊註未是楚

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杜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

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侯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

楚滅以為邑荆荆山也

之禮也杜傳言平王得安民之禮隱大子之子廬杜牛歸於蔡禮也

悼大子之子吳杜惠公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

也杜國復成禮以葬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

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

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十四年夏楚子

使然丹簡上國杜居西方上流之兵於宗邱杜楚地且撫

其民分也杜與貧振也杜救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杜單

也杜寬其赦罪戾杜責姦慝

舉淹滯杜有才德者禮新杜新敘舊祿勳杜功合親杜

杜親

九族任良物杜事也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杜兵在國於

召陵亦如之杜如然丹好於邊疆杜結好四鄰息民五年而後用

師禮也魏世微曰棄疾可謂逆取順守者然攻靈王殺

望曰平王政於貧窮無告之民更加意最為近古

魏禧曰中多得失可鑒文字雖無敗處然尚可簡簡則更佳矣

叔向數叔魚之惡

晉成虎祁杜八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古杏反杜

十年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文穆

熙曰叔向賢者乃欲以威示諸侯無乃失言乎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

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

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杜叔攝官兼司馬遂合諸侯于平

邱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杜軍旅之帳九張

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杜亦

九張也傳言子產之適宜大叔之從善次于衛地叔鮒求貨于衛淫芻蕘

者林飼牲曰芻草薪曰莛縱淫芻莛之人欲使衛患之而致貨衛人使屠伯饋叔向

羹與一篋錦杜屠伯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

之宇下杜喻近也而敢有異志芻莛者異于他日敢請之杜請

止叔向受羹反錦杜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曰晉有羊舌鮒者杜請

是他人亦不可以如此語敵國况其弟耶瀆貨無厭亦

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大非○士其已不

以義禁之而教以君命賜之若國法與家聲何叔向此舉謬矣客從之未退而禁之如

十四年冬晉邢侯杜楚申公與雍子杜亦故爭鄙田久

而無成士景伯杜晉如楚叔魚攝理杜代韓宣子命斷

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杜斷罪邢

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弟謀

之罪於其兄信叔向之無私有素也○士望曰以叔向

叔向之公直明允而不使斷獄宣子不能無罪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

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杜亂

也貪以敗官為墨杜不潔殺人不忌杜畏為賊夏書曰

昏墨賊殺杜逸書三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

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杜言叔

有古人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未滅

遺風

左傳卷之八

數叔如二

卷十八

三

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杜於義未安直則有之○魏世倣

衛人與叔魚平邱之會數其賄也杜言瀆以寬衛國晉

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杜言鮒以寬魯國晉不為

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

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杜三罪惟答宣子問

以直傷義故重疑之○陸粲曰此非仲尼之言也夫叔

向三言獨議邢侯之獄為近正然吾猶有譏焉曰大臣

之義先刑家而後正國鮒之至此無乃教敕之亡素與

如有頑嚚不率則亦豫言於君勿使與政已矣焉用戮

灰以為直哉若平邱之會則鮒實為之謀主不能正黷

遣之而使一夫行詐二者皆傷國體為諸侯笑何利之

加自周公誅管蔡君子猶以為聖人之不幸而曰殺親

益榮仁者固忍為若言乎蓋左

氏之誣孔子也無甚於此矣

彭家屏曰叔向之弟子魚貪墨鬻獄論者以是譏叔

向之失教非也子產鑄刑書叔向猶越國遺書戒之

豈在他人則戒之於同氣轉視之如路人乎必子魚

之剛復暴狼拒誨不悛賢如叔向亦無如其弟何也

觀其對衛使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

則其無可如何之情已見乎辭矣不然何至對人稱

弟必著其國舉其姓斥其名而為是外之之甚詞乎

蓋有大不得於心者也平邱之役子魚為政子魚求

左傳經世錄 三四
貨於衛而暴虐衛人叔向必屢言之而不能入故衛人餽錦而不受令其轉餽子魚已則潔矣用汚其弟豈賢者之用心乎蓋以不如此其為暴終不止也受錦之罪小虐衛之罪大其權衡於輕重之間而為是不得已之計也君子於骨肉之地遇人不淑既不能軌之於道不得已而隨事委曲補救于末路者此類是也特門庭之內教誡之辭左氏不能備知之而據以入傳論者涉其迹而不推其隱遂以是為賢者累豈通方之論乎

惠伯待禮

季孫猶在晉按平邱之會晉以郝莒之愬執季孫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其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杜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國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杜尊卿稱若猶有罪杜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

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杜欲得盟會見宣子患之

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杜叔能非鮒

詐且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

歸於魯君杜襄二十一年坐叔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

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杜猶已灰枯骨而敢不盡

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夷將為子除館於西河杜西

河其若之何且泣杜泣以信其言彭士望曰平子懼

先歸惠伯待禮杜待見遣之禮

南蒯奔齊

南蒯之將叛也林叔季氏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杜二

蒯家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彭士望曰曰久困而臣願受

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灰請待問而盟許之二子因民

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士望曰偽疾時必

有密約乃能羣臣不忘其君杜謂畏子以及今三年聽

命矣士望曰守費能至三年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

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杜送使出奔請

期五日杜冀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杜戲對

曰臣欲張公室也。林言臣非叛君乃欲強公室弱私室子韓皙。杜齊大夫曰家

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意欲助君口辨却非人臣之

誅之乎但南蒯初心亦非為公室矣耳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林二子既逐南蒯乃

奉費邑歸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費無極去朝吳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杜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

害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

而在下位辱彭士望曰淮陰侯亦為一辱字起禍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

其上之人。杜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

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

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與漢元之殺望之同余唯信吳故寘諸

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此必王咎蔡蔡人歸故於無極故王怒云

云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

在蔡蔡必速飛

平王以有蔡而飛故為此語

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杜

鳥喻也言吳在蔡必能使蔡速強而背楚

王樵曰朝吳有功兩國見信兩王而身兩事焉此費無極所以來位下之言在其上者所以生及難之慮楚王所以信速飛之謗也費無極固巧於讒然君子豈可不審所自處乎張子房韓仇已報不賴漢寵翩然物外得其道矣

穆文熙曰無極初讒朝吳特以嘗試平王耳乃遂惑於速飛之言而行其說所以次及大臣太子而不知忌讒之來也其有漸哉

彭士望曰奸人只是揣摩人情到至處人不覺入其彀中楚平之信無極自此始矣平不特心以為忠且心服其智畧

彭家屏曰讒言之入主不明也而在當時則自以為明矣君賢其所私臣中其所急而主臣之交且以為魚水之合也無極之動平王與平王之為無極所動胥以是歟

荀吳克鼓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杜白狄之別鼓人或請以城叛穆

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

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之所適杜愆過也事無

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

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

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

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如此舉動妙圍鼓三月鼓人

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此則過矣若以詐謀論則

左傳經世沙

單

克鼓一

卷十八

克

無不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

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穆文熙曰：荀吳不納。

鼓人之降而其後又潛甲襲邑以賈怠，不如完舊。林得

鼓滅之偽詐蓋不可方物矣而買人之怠惰不如使賈怠無卒也。杜終棄舊不祥，鼓人

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

而民知義所。杜知義所在也。荀吳必有死命而無二心。

不亦可乎？邵寶曰：降有二道，服而降者不可受。鼓人告食竭力盡。

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荀吳者，是世上有用假

道學也。以鼓子戴韞。悅全韞，丁兮反。杜歸二十二年，晉之取

鼓也。杜在十五年既獻于廟，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杜叛

鮮虞在二六月，荀吳畧也。杜行東陽，杜晉之使師偽糴者。

林晉師詐為將負甲以息於昔陽。杜故肥之門外，遂襲

販糴于鼓者鼓滅之，以鼓子戴韞歸，使涉佗。杜晉守之。杜守鼓

鍾惺曰：數服數叛，數討國之傲也。武侯服孟獲，正用

此法，一勞永逸之計，細人不知。

彭家屏曰：荀吳前之伐鼓也，知其必克也，故偽為仁

義以張之，後之伐鼓也，知鼓人叛晉必死守也，故詐

為販糴以襲之，時異事殊而一人之身前後易態，事

左傳經世鈔

昭十一 克鼓二 卷十八 二十

之矯揉造作不本於中心之誠鮮有不露者矣

子產不與宣子環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

無有不共恪孔張杜子孫後至立於客間執政杜掌位禦

杜止也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懸杜間客從而笑之事畢

富子杜鄭大夫諫曰杜子產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

笑而不陵我鍾惺曰陵生於笑有我皆有禮夫猶鄙我

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

禧按此怒甚謬詞亦多強然子產發命之不衷杜當出

既戒而孔張後至則亦無如之何杜縱會朝之

令之不信刑之頗類杜緣事類獄之放紛杜亂也

昭

不與環一

卷十八

之不敬使命之不聽杜下不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

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也。杜兄孫子孔之後也。

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

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杜卿得自有祿於國。杜受

有賦於軍。杜軍出卿喪祭有職。杜有受賑歸賑。杜受賑

以肉賜大夫歸賑謂大夫祭其祭在位已有著位在位

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

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

一在鄭商。林玉人同工共宣子謁也。杜請諸鄭伯子產弗

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

曰。韓子亦無幾求。杜言所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

不可偷也。杜薄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

與其凶怒悔之何及。亦有吾子何愛于一環。其以取憎

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

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妙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

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

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

將何以給之。一其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

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杜不復成國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古罪不亦銳。杜細小也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鍾惺曰：此一語足見子產治鄭有法處。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杜重求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杜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比耦，杜用次更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

無我叛，我無強賈。杜無強市其物。艾魚廢反。藿徒弔反。強其兩反。毋或句奪

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

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語不當情事。是教

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

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杜法也。鄭鄙邑也，亦弗為也。杜不

欲為鄙邑之事。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也。杜陳之韓子辭玉

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林失諸侯鄙鄭國。敢辭之。杜傳言子產知

禮宣子能改過。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杜送行飲酒。宣子曰：二

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齋。才何反。杜子皮賦之子嬰齊也。

野有蔓草杜鄭風取其邂逅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

矣子產賦鄭之羔裘杜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彼宣子

曰起不堪也杜不堪國子大叔賦褰裳杜言宣子思已

如不我思亦杜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

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杜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

杜韓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大子游杜駟帶之賦風雨

杜取其既見君子旗杜公孫段賦有女同車杜取其洵

子柳杜印段之賦稗兮杜取其倡宣子喜曰鄭其庶乎

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杜六詩皆昵燕好

也杜昵親也賦不出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

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杜詩頌取其日靖四方子

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

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

也敢不藉手以拜

魏禧曰子產後舉誠為過當然知韓子可與盡言故

不妨執禮以張國勢而杜後求否則子產直一不識

時務之迂儒耳何以爲國雖然宣子再請而曰惟商

所與國弗與知可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郊子論官

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

故也。杜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郊子曰：吾祖也。我知

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杜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

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縉雲，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

故為火師而火名。杜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亦共工氏

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杜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

以水名官。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杜大皞伏羲氏

龍命官。我高祖少皞摯之位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

左傳卷十七 郊子一 卷十八

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杜鳳鳥知天時故元鳥氏

司分者也杜元鳥燕也以伯趙氏司至者也勞也以夏

至鳴冬青鳥氏司啟者也杜青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

閉者也杜丹鳥驚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祝鳩氏司

徒也杜祝鳩為司徒主教民鳴鳩氏司空也杜均故為司空平水土

爽鳩氏司寇也杜爽鳩鷹也性鷲鶡鳩氏司事也杜鶡鳩

去故為司事五鳩鳩民者也杜鳩聚也治民尚五雉為

五工正杜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鶡雉伊洛之南曰翬雉

也達曰西方鶡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鶡雉攻皮之工也

伊洛而南曰翬雉攻金之工也亮夷民者也民之器

設五色之工也斗斛之量九扈為九農正杜扈有九種

夷平也使度量器用平也九扈為九農正也春扈鵙鵙

夏扈竊元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嗜嗜

其宜以教民事賈逵云春扈鵙鵙相五士之宜趣民

耕種者也夏扈竊黃趣民益藏者也棘扈竊丹為果驅鳥

斂者也冬扈嗜畫為民驅雀者也老扈氏無淫者也杜

獸也桑扈竊脂為蠶驅雀者也老扈氏無淫者也杜

止也止民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亦一偏為

使不淫放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亦一偏為

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杜顓頊氏代少皞者德

左傳經世錄 昭 郊子二 卷十八 兵

命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杜於是仲尼既而告之

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杜失官官不修其職也傳言聖人無

師常

吳光取餘皇

吳伐楚陽句杜穆王曾孫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

杜公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

卜令曰魴也以其屬灰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於

長岸子魚先灰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杜

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

以待命林隧出入道也炭火也置火滿於隧道之吳公

子光杜諸樊子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

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灰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

杜多髯髯與吳人潛伏於舟側魏世倣曰守之如此嚴
異形狀詐為楚人密不審何以得伏舟側
當亦假楚信合而蒙之師杜吳夜從
如華元登子反牀之類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師杜吳夜從
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林夜戰不知虛
伏舟側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杜傳言吳
故紛亂

子產不禳火鄭災

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杜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
天申須杜魯大夫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林彗象如旗如箒
象天事恒象杜天道恒以象類告示人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
其有火災乎杜今火向伏故知當須梓慎曰往年吾見
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杜
年火出之月而孛益章明其居火也久矣杜歷其與
終也孛星必隨大火而滅沒杜謂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
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杜謂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
月彭士望曰周之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
改月於此益信

左傳經世沙昭

不禳火一

卷十八

衛陳鄭平宋大辰之虛也。杜大辰大野陳大皞之虛也。

皞居陳大祝融之虛也。杜祝融高辛氏皆火房也。

火所自出星孛及漢漢水祥也。杜天漢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

也邱。杜昔帝顓頊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冢其星為大水。

杜也。杜林杜雄也水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

杜也。杜丙午火壬子水水合火而相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

杜也。杜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

杜也。杜向未如今孛星當復不過其見之月。

杜也。杜隨火星俱伏否故言若

杜也。杜五月謂周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

杜也。杜用權等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杜也。杜然禳災亦古禮所有

杜也。杜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

杜也。杜始七日其火作乎。

杜也。杜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

杜也。杜之。

杜也。杜也。

杜也。杜也。

杜也。杜也。

杜也。杜也。

杜也。杜也。

杜也。杜也。

杜也。杜也。

杜也。杜也。

杜也。杜也。

杜也。杜也。

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杜多言者或時有中○禧按

天遠二語亦強辭奪理耳於其既火而遂不與亦不復

火。杜傳言天道難明雖神鄭之未災也。里析。杜鄭告子

產曰。將有大祥。杜變異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

及也。杜言將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

矣。難遷實及火。里析灰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

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杜晉人新來未入使

司寇出新客。杜新來禁舊客勿出於宮。杜為其知國使

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杜子寬即游速子上游

鄭祖廟使二子屏攝祭祀之使公孫登。杜開卜徙大龜

使祝史徙主禱石於周廟。告於先君。杜祖廟主石函周

災故合羣主于使府人庫人各做其事。商成公。杜鄭做

司宮。杜巷伯寺出舊宮人。杜先公寅諸火所不及。司馬

兵主司寇。杜主列居火道。杜以備行火所燬。杜許勤反城

下之人伍列登城。杜為部位明日使野司寇。杜縣各保

其徵。杜戒保所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杜郊外之人助

祭處于國北方禳火於元冥回祿。杜元冥水神祈於四

鄘。杜鄘城也積土陰氣所聚。書焚室而寬其征。杜賦

鄘故所祭之以禳火之餘災

左傳經世錄

卷十八

與之材林與之材木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

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杜不舉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

陳許之先亡也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杜治社祓禳

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禘按振祓也杜註棄未是○凌

日天道遠人道邇而茲復大為社乃簡兵大蒐將為蒐

除杜治兵於廟城內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

其庭杜蒐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林使除

鄉杜毀女子產朝杜朝過而怒之杜怒其除者南毀

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杜言子產仁火之

作也子產授兵登陣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杜辭晉公

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

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

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擱杜擱然將以

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

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

之以啟貪人薦杜重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

不禳火四 卷十八

亡猶可說也。杜解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

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杜傳言子產有備

魏世倣曰天災而可以斝瓚禳彼國君豈無玉者則古今之災變永可不作矣夫災變者不德所致天所以示警戒君子禳之益亦有本豈寶玉之謂城濮之役子玉不以瓊弁玉纓與河神遂至喪師辱國而身歿楚昭王有疾周太史曰若禳之可以移於令尹司馬王弗禳遂卒人皆以為不禳之故然使子玉不與河神而能敬天恤民訓飭軍旅則必不敗苟剛而無

禮雖以弁纓與河神亦必無救於軍敗而身歿昭王禳之疾未必能移而徒來不知大道之謂而已且夫用寶玉而可以免者其必非正神也世貪墨之吏不問人之賢否事之曲直惟納賄於已者是右廉吏且羞之而况神乎子產惟以定民志修戒備為務靜以待之而不為多言所亂蓋所謂知本也夫自古聖王未嘗廢禳災而子產必不之聽亦足以為不修德而徒邀媚於鬼神者之戒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非無鬼神也而民義是務智者之事也

閔子馬論學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杜魯人往會葬者見周大夫原伯魯焉。

與之語不說學。林伯魯不善學問之道。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

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杜在位者。大人患

失而惑。思失而惑惟學可以救之。又曰可以無學。無學

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杜以爲無害而不學則皆懷苟且。於是乎

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杜殖生長也。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月

益不學將落。林不好學問如苗之不育則荒蕪衰落而已。原氏其亡乎。

彭家屏曰秦禁挾書而秦亡。宋禁道學而宋亡。明排

首善錮東林而明亦旋亡。蓋學者所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講修齊平治之故。國之元氣所係也。元氣既傾。則國步隨之。閔子馬聞周大夫之不說學。而知周之將亂。可謂思深慮遠矣。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九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許悼公卒

夏許悼公瘞。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杜止獨進大

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凌穉隆曰按二傳皆謂止以不嘗

止齋歐陽永叔又皆謂實弑與三傳實別迄無定論蓋

古今有以藥物弑君者霍顯王莽梁冀是也又有無弑

逆之意而以奇藥悞其君者山人柳泌是也故朱子謂

律中醫藥不以本方致殺人者與故殺同悼公之歿必

此之類止所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以書弑以此昭許悼公一

左傳經世鈔 卷十九

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

魏禧曰許止獨進藥以殺其父傳註文義甚明而公羊亦云進藥獨穀梁有嘗藥二字耳歐陽修乃執嘗藥之義以疑春秋而胡氏辨之又不明進藥與嘗藥之不同此所以大啟後世之惑也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意止不謀眾不信醫又或違眾自用至投反劑故傳曰飲太子止之藥卒夫庸醫殺人律有明罪况強不知為知執私意怙偏見以誤殺其父乎楚王告棄疾殺子南而棄疾曰吾與殺吾父遂自縊然則

被止以弑君之名亦止心所甘受也若夫嘗藥之義不過恐奸人致毒與嘗食之義等耳人之體性病症父子不同藥有可以生其父而殺其子者豈得以嘗而定此藥之宜病與否哉許悼公以藥中置毒死則不嘗之罪重以藥不效死則不嘗之過輕聖人豈以輕過加大罪哉歐公使深究乎左氏之說則其辨可無作矣

熊頤曰瘡非必死之疾許止所進恐當如今人截瘡之藥其性很厲老人一服而輒死耳

彭家屏曰。許世子弑君之事。諸說不同。左氏謂許悼公瘡飲大子止之藥而卒。大子奔晉。穀梁氏謂止見悼公卒以位與其弟虺。哭泣歆粥。噍不容粒。未踰年亦死。一言奔。一言死。兩傳之不同如此。然按悼公在位二十四年。世子止之弟斯立。是爲元公。則止之讓弟。非虛語矣。止既無得位之心。安得有弑君之事。既無弑君之事。則君雖以飲藥而死。而死于藥。與死于疾。尙莫辨也。何至奔晉以避討乎。且止爲儲君。當卽位矣。又誰爲討止者乎。則知穀梁子之說。固爲優也。

至嘗藥與進藥之說。兩傳又相逕庭。然觀世子痛父之切。咎已之深。哭泣讓位而已。亦尋死不可謂不賢矣。豈有藥不由醫。違衆自用。而獨進反劑之理。則知不嘗藥之說。又爲優也。夫不嘗藥而被以弑君之名者。何也。咎其不慎也。謂悼公之死。由世子不慎所致也。故商臣蔡般之弑君。故殺也。許止之弑君。過失殺也。過失殺。父母律有明條。是雖欲不正其弑君之罪。不可得矣。魏氏何獨專信左氏之言。而沒他傳之義乎。

齊師入紀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杜莒不事齊故莒子奔紀鄆杜莒邑使孫書

杜陳無字之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妾婦

子子占也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待洛反而去起呂反之

杜寡婦也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待洛反而去起呂反之

杜紡麻縷為纆以所紡纆度紀鄆之城藏及師至則投

其纆以待外攻者欲為夫報仇去藏也及師至則投

諸外杜投繩城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繼而登杜緣

繩登登者六十人繼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

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杜傳言怨不在大

鍾惺曰苦心奇想千古女俠後世如龐娥親輩非不

手刃仇者。然所敵一人耳。何如以一老婦與國為仇。而其事卒濟乎。

魏禧曰。此婦足配伍子胥。然老託紀鄩。而莒子即奔紀鄩。是亦天也。人之報仇。固自有數。亦所謂人定勝天與。

魏世微曰。齊師攻紀鄩。莒子必城守。而婦人縋城不覺。何哉。意守城用編戶。而此婦豫布親黨之人於一處。故縋焉而不覺耳。此因見莒婦之智。亦以徵莒備巡警之疎矣。如禮至掖殺國子及此等事。城守者不可不鑑。

彭家屏曰。莒寡婦以纆度城。樊若水以絲度江。用智特奇。用心特深。俱千古異事。

駟氏立子瑕

鄭駟偃卒。子游杜偃即娶於晉大夫。生絲。弱杜幼其父兄

立子瑕。杜子游叔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杜舍子立

叔弗許。亦弗止。杜許之為違理。止之為違眾。故中立。安有是非中立之理。且子產為國政乎。

駟氏聳也。杜懼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

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杜此請龜以卜。

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杜歷觀子產行事。亦而對客。

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杜天昏曰札。小

言相繼而灰。此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

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杜私族謀立親之長者寡君

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國君大臣於卿大夫廢立

之故而不知何以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為國子產無辭矣

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

知其誰實知之。平邱之會。杜在十三年君尋舊盟曰。無或失

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

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對得辭客幣而報其使杜遣人報晉使

晉人舍之。

凌穉隆曰。立嗣重事也。况叔為之後。為不順乎。子產

秉國之政。乃弗能止。以致大國之問。對客之辭。氣誠

壯矣。亦烏用是為哉。

魏禧曰。不因晉人之問而改立。絲以遂其惡乞之志。

不歸權於晉人是矣。大夫立嗣。不由執政。而執政聽

其所為。可乎。子產後來作事。亦多不滿人意處。

楚城州來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

恤杜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

曰。楚人必敗。

杜三十年

吳滅州來今楚城而取之

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

民。今亦如之。

林今亦未撫吾民

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

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

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

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

杜遷徙也

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杜傳言平王所以不能霸

魏禧曰。由戌之言。則平王之撫民。但不能出師。以有

事中國耳

鄭龍鬪

鄭大水

杜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龍鬪於時門

杜鄭城門之外

消于軌淵反

國人請為禱

為命反

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

杜見也

也龍鬪我獨何覲焉

禳之則彼其室也

杜淵龍之室

吾無求

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杜傳言子產之知

穆文熙曰孟浪之談足解眾惑

楚殺伍奢伍員奔吳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

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杜納建妻多矣。何信於讒。諫主

有道彼已信讒而怒之矣。又讒切其隱事是惡火而助之薪也。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

奮揚殺大子。魏世微曰。晉獻公烝夷姜而生申生。衛宣公烝齊姜而生汲子。納汲妻而生壽。楚平

納建妻而信讒。使殺建。三國之君身履禽獸之行。敗倫亂紀。天故不欲其終有賢子。於是使之自相殘賊。以亂

亡其家。國嗚呼。人亦何未至。未至城父而使遣之。杜先

爲而爲三國之君乎。未至城父而使遣之。杜先大子去。知其冤也。○禧按。爲三月。大子建奔宋。魏世微

人臣當如此。使人遣之。尤妙。殺伍奢一。卷十九

不幸而遭大故身死而免父於惡灰之可也。不然則有道以處此。晉申生衛壽汲宋痤漢戾太子皆非義而楚建之禍有類於衛汲建能潔身以去不至以殺子成父名獨其聞難奔宋之後至於君父之際漠然無聞所謂獨善其身者亦王召奮揚奮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有未盡道處

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也杜才不能苟貳奉初以還

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矣此高允對道武純經揚語參權特此王曰汝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權亦聖人所不應

召而不來是再好也逃無所入魏禮曰一味老實王曰歸從政如他日通亦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

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魏禮曰子來免父殊非情理與狐突子來

說之難行蓋料其子仁雖知見給亦必來耳然無極能料尚不能料員棠君尚謂其弟員

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杜自以知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

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杜員任知死不辟勇也杜尚父不可棄杜俱去名不可

廢杜俱死爾其勉之相從為愈棠君此言可謂仁至義逮觀其自度度人皆得其所知孰大焉禮曰尚言吾知不焉員之報楚尚定之矣知孰大焉

來曰楚君大天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

之利於州于杜吳王僚公子光曰是宗為戮杜員之而欲反

也杜復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

而鄙以待之乃見鱒設諸深心彭士望曰人焉而耕

於鄙妙用與石碯乃老同且光事不成

魏世倣曰晉將亂而殺申生楚將覆而殺子建獻公

平王之罪也而申生之死里克殺之子建之亡伍奢

實速之何者里克三旬不出不力爭以成驪姬之謀

奢雖異是而不明於諫君之術則一晉獻昏懦楚平

忍狠忍狠者固非盛氣力爭所能回昏懦者又非巽

言婉容所可悟里克不中立而強諫力爭則申生不

廢若夫楚平取子婦而不恥殺無罪之太子而不憫

悍然無所顧畏然奮揚違命以遣太子猶且婉辭而

不罪故知楚平者可以巽人而不可以激怒者也子

嘗謂奢能用里克微言以規楚平克能如伍奢猛烈

之氣以逆折晉獻必將兩有所濟而惜乎其反是吾

故曰里克伍奢者申生建之罪人也嗟夫里克之心

私而怯伍奢之心忠而猛忠猛者固不失為賢臣而

持之或偏足以殺身而僨事奢之所以殺身者忠猛之過也其後子員以強諫而見殺於吳猶是故也嗚呼其亦可悲矣夫

彭家屏曰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奮揚縱之將及罪矣而能以直言免且令從政如他日是平王猶能納善有可牖之機也奮揚於此卽宜力辯太子之無他而繼之以泣政古人納約自牖之義而乃不言何也夫無極之譖太子也謂其與伍奢將以城父叛也謂齊晉交輔之也謂其事已集也今伍奢就執太子出

奔則建奢無叛心可知矣城父之人猶執奮揚以至則城父之人無叛心可知太子不奔齊晉而奔宋則齊晉未嘗輔之可知矣若已集也何難稱兵拒命而聞命卽奔則事之未集可知矣以此致辯王必悟而悔之其全楚多矣奮揚坐失事機隱而不言何其知於前而愚於後也若伍奢者乃無極誣以同叛之人雖言不信其無責也夫

衛齊豹之亂

衛公孟縶杜靈公兄也狎杜輕也齊豹杜齊惡之子奪之司寇與

鄆杜邑約有役則反之杜縶足不良故有征役無則取之

杜若無征役則取其邑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

於襄夫人宣姜杜靈公嫡母宣姜之淫如此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

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杜薦

達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

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

不吾遠也杜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

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真情語人不肯道雖有仲尼之言吾猶取之今聞難

而逃是僭子也。杜使子言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杜終竟

也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杜下邑

公孟有事於蓋獲。杜郭門之門外。杜祭也齊子氏帷於門外

杜齊豹之家設帷于蓋獲門外若今看位而伏甲焉使祝鼈呱寘戈於車薪

以當門。杜要其前也使一乘從公孟以出。杜亦如前車寘使

華齊御公孟魯驂乘及閔中。杜閔曲門中齊氏用戈擊公

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魯是一戈而斷宗魯之肱并中公

孟之肩也以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閔門。杜衛城門入慶比

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杜公副車及公宮鴻駟馳

駟乘於公。杜鴻駟馳復就公乘一車四人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

於馬路之衢遂從。杜從公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

其闕。杜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蔽公而去闕空也以蓋當侍從空闕之處齊氏射公中

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杜不欲令追者出踰杜踰郭出而從公

公如死鳥。杜衛地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

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

衛君也。杜言衛侯猶在衛之竟內乃將事焉。杜行聘事遂從諸死鳥請將

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

命賓

林即公孫青

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

杜阿比也命已

使比衛臣下

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

邑鎮撫其社稷則宗祧在

杜言受聘當在宗廟

乃止衛侯

固請

見之

杜欲與青相見

不獲命以其良馬見

杜以為相見之禮

為未致使

故也

杜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

衛侯以為乘馬

杜喜其敬已故貴其物

賓將

撤

杜請夜行

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

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

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灰

林請助夜行以除灰罪

親執鐸終夕與於燎

杜設火燎以備守

齊氏之宰

渠子召北宮子

杜北宮喜也林渠子召之同叛

北宮氏之宰

此宰義而敏有石碯

之才惜其名不傳

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

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

杜喜本與齊氏同盟故公先與喜盟 秋七月

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圍子玉霄子

高魴

杜皆齊氏黨

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

杜與朝通謀故 衛侯賜

北宮喜謚曰貞子

杜滅齊氏故○禘按北宮喜有賞其宰無聞喜可謂蔽賢而忘本者 賜

析朱鉏謚曰成子

杜以霄從公

而以齊氏之墓予之

杜皆未死而賜

謚及墓田傳終而言之

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

杜即公孫青言其有禮 齊

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

杜喜青敬衛侯故功歸於二三

子之苑何忌杜齊大夫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杜言青若

有罪亦當并及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羣臣臣

敢貪君賜以干先王杜言受賜則琴張杜孔子弟子聞

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杜言

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凌穉隆女何弔

日仲尼言宗魯是豹畜養之盜縶見殺之賊也

焉君子不食姦杜知其公孟不善而不受亂杜許豹行事

不為利疚於回杜以利故不能不以回待人魏世倣曰

而不諫是以不益不義世倣曰知其為亂而不不犯非

禮杜以二心事

彭家屏曰按史記周公太公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

終將葬乃制謚周禮春官之屬小喪賜謚小史卿大

夫之喪賜謚讀誅所謂謚者乃備列生前迹作謚

以美之雖君之有加于臣亦益棺論定之義郊特牲

所謂死而謚是也前此無有生而賜謚者矣生而賜

謚非禮也况北宮喜與齊豹同為謀亂之人衛侯返

國既不能明正其罪已為失刑而又謚曰貞子是君

誣其臣也吁瀆典甚矣

晏子論祝詛和同

齊疾疥。

戒

遂疢。

失廉反杜瘧疾林疥當作瘵字之誤因瘵變為瘧疾也

期而不瘳。

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杜多

梁邱據與裔款。

杜二子齊嬖大夫

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

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

祝。固史歸以辭賓。

彭士望曰祝史必有嫌於據欸僭事除之

公說。說得告晏

子。幸有晏子曰。日宋之盟。

杜曰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以他事人亦諷諫亦

據。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

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

其祝史不祈杜家無猜疑之事故建以語康王康王曰

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杜文襄靈成景以為諸侯主也

忽作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

稱是語何故孫應鰲曰晏子述屈建康王之言而對曰

若有德之君妙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

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

所以蕃社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

遇淫君妙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匹亦違從欲厭

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

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杜猶忌不思謗

譴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

也杜以實白神其蓋杜掩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

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

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

則若之何極言而不對曰不可為也杜非誅祝山林之

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

守之海之鹽蜃市軫祈望守之杜衡鹿舟鮫虞侯祈望

之利不與民共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闕暴征其

私杜介隔也迫近國之都闕言邊鄙既入服承嗣大夫

位者杜世强易其賄布常無藝杜言布政徵斂無度宮室日

便淫樂不違杜去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

於鄙杜詐為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林嬖寵臣妾縱其

求不給則杜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反又有益也詛亦有

損聊攝杜齊以東姑尤杜齊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

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論妙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

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杜偏介去禁杜山澤薄斂

已責杜除逋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杜澤名言疾愈行獵

沛當是修招虞人以弓不進張氏曰虞人守官義不敢

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往義有重於死故也乃行

之心也是以孔子取之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

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

故不敢進林禮孤卿建旃故以旃招大夫詩翹翹車乘

人掌田獵故以招我以弓故以弓招士諸侯服皮冠以田虞

皮冠招虞人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杜君招

之常也非物不君子韙之杜韙是也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

進官之制也造市專臺杜臺子猶杜梁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

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

曰異士望日本說味作喻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

又入君臣正義一段

以烹魚肉。燂杜章善反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

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林味和則君臣亦

然。杜亦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好。君所

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

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士望曰：本說君臣却及引

五聲用聲亦如味一句。渡脈令人不既戒既平。言殷中

見聲味兩喻平敘之跡。最為高渾。既戒既平。言殷中

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酸也。杜總無言時靡有爭

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段文字帶牽連處也。以平其心

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故氣居第一以動二體。杜舞者

三類。杜頌四物。杜雜用四方五聲。六律。杜陽聲為律陰

月七音。杜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周武王伐紂自午

氣同其數。以八風。林八方之風。東北曰條風。又曰融風

律和其聲。又曰凱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廣漠風。九歌。德皆可歌

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以相成也。杜言

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以相成也。杜言

者合然後相。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

出入周也。杜密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

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杜幽風言心平今據不然。君所謂

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

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此與論大有發明處○土望曰前面俱說和字此却出同字正面又夾入聲味二喻以一句結之文字工巧精嚴妙乃此飲酒樂公曰古而無灰其樂何何晏子對曰古而無灰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杜少皞氏始居此地季荊侯代爽鳩氏者因之有逢伯陵杜殷諸侯姜姓因之蒲姑氏杜殷周之間代逢公者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灰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子產論寬猛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灰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灰焉水懦弱民狎也杜輕而翫之則多灰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九苻蒲澤名之澤杜于澤中取人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禮按此言其流弊所至非謂先自居於弊而後救之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則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

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綵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迺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禮按遺愛謂有古者愛人之遺風舊註非○為火烈之論而謂之遺愛聖賢之論愛者如是

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即猛之意也然其本末之間則有辨矣聖人云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為政者不可不察也○猛以佐寬之所不可及故曰濟如堯舜之世不虐無告罰弗及嗣寬也誅放四凶分背三苗猛也眚災肆赦寬也怙終賊刑猛也戒之用休寬也董之用威猛也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寬也刑亂國用重典猛也蓋因時因人因事因地酌量以取中非謂行寬政之後必有流弊而以猛救之也寬本無弊寬而至於民慢用寬者之過不可以是誣先王之道為

有弊也俗吏誤認此篇之旨謂寬將有弊激而操切自用以蚩蚩之氓嘗其火氣求治於敲撲之下報最於督責之間豈父母斯民之道乎其弊也民怨事闕卒亦不理吁是亦不善學者之過也○寬猛皆一時事只因物付物寬嚴得中耳非一時用寬一時又用猛也辟如煮物須水火調濟非一時用水一時又用火也若時水時火則失物性矣傳中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讀者須善會之蓋一向寬猶可言也一向猛則此一時也民已不

勝其殘矣殘民豈爲上者所忍言乎是不可不辨也○傳言聖人云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濟字極有斟酌子產云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莫如二字便有畸重猛一邊意又曰水懦民狎而翫之火烈民望而畏之更是英分霸氣遂爲後世酷吏之所藉口大抵鄭俗敝民翫子產爲政用猛處居多生其國行其政而性情學問遂移于此故將次之頃僅以是爲子太叔告也吁其于先王之道有未盡乎

○論言聖人云實以微辭以微實則字跡林林
○其類矣矣別豈似士皆微言乎豈不可不
○大則謂也其類矣矣別豈似士皆微言乎豈不可不
○其類矣矣別豈似士皆微言乎豈不可不

宋華氏之亂

宋華費遂生華貙勅居反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

為御士杜公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杜華亥等

亟言之公曰司馬杜謂費遂以吾故亡其良子杜謂華登前年奔吳死

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杜則

當亡走他國死如可逃何遠之有杜言亡可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也公懼

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杜使逐貙

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

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何不以白于公而殺多僚乎○穆文熙曰

司馬自知多僚為讒不能殺反與宋公謀逐將使田孟

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

如公賜張句杜尤之杜曰必有故使子皮杜承

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杜告欲因張句欲殺多

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杜言登亡傷吾又重之

不如亡也可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

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此怒不遂與子皮白任鄭

翩杜任翩亦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殺之而歸

不學無術句有性氣王寅華向人樂大心豐愆華慳坑皆禦諸

橫杜地名華氏居盧門杜宋東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

舊鄘杜修舊鄘及桑林杜宋城門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

以吳師救華氏杜登前齊烏枝鳴戍宋林齊大夫廚人

濮杜宋廚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待人有待其

衰林先事而掩人者奪其心志也也盍及其勞且未定也

伐諸若人而固則華氏眾矣彭士望曰外援至有分之

而殲之者總看自己兵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

何如然分之較是穩着

敗吳師於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古偃州員云俱吳

夫華登帥其餘杜吳師以敗宋師林宋師恃勝公欲出杜

宋華氏二

卷十九

奔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杜可借而難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杜請君待復乃徇曰揚徽也杜熾也者公

性語也杜勇三德俱全衆從之林衆從其言皆公自揚門杜睢

陽正見之杜見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

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亦一

齊致死莫如去備杜長兵也○土望曰非齊致死必不

惡之斬纜項羽之破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

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林以下衣而荷以走曰得華

登矣林詐言已得華登之首以奪其心遂敗華氏於薪

里杜華氏所取邑翟僕力主新杜公居於新里既戰說他活甲

於公而歸杜居華氏地華姓他口反華氏居於公里

亦如之杜亦如僕新說甲歸傳十一月癸未公子城杜

以前年奔晉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

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者邱杜宋鄭翩願為

鶴其御願為鶩杜鶩皆陣名子祿杜向而御公子城杜董謹

公為右干犂御呂封人杜呂邑封華豹張句杜犂呂豹

黨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杜怒其呼

將注杜傳豹則關杜古環反矣曰平公杜城之父之靈尚輔相

余豹射出其間。杜出子城將注則又闕矣。曰不狎也。杜更

鄩。林城謂豹曰若不與我更射則汝為鄩夫。穆文熙曰不狎鄩言彼此不更相射則鄩人也。故豹止不射

而子城得抽矢。杜豹止城射之。殪。杜豹張句抽及。杜長

以射之。杜豹止城射之。殪。杜豹張句抽及。杜長

在車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林城射張句折

折城車軫。又射之。殪。杜句干。雙請一矢。林豹車御求城

曰。余言女於君。杜欲活之對曰。不。死。伍。乘。林同乘共伍。死則

其二已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遠諸乃

射之。士望曰此矢終不應殪。杜雙又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

華亥搏膺而呼。見華緇曰。吾為樂氏矣。杜晉樂盈還入

乞師。華緇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杜犯公師

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杜入南里楚遠越帥師將逆華

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

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杜為明年華向

出奔。楚傳。二十二年春。楚遠越使告於宋。林越前年帥師救

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

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

命之辱。抑君臣曰。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

曰唯亂門之無過林兵亂之家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

衷以獎亂人亢蔽也謂無蔽護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

人患之杜患宋以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矣

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

無能為也已杜華氏不能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

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已宋華亥向寧華定華緡華登皇

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印

杜平公為大司徒樂祁杜子罕孫為司城仲幾杜仲為

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晚杜子為大司寇以靖國人

杜終梓慎之言
三年而後弭

魯取邾師

邾人城翼。杜邾還將自離姑。杜邾邑從離姑則公孫鉏

大夫曰魯將御我。此一說也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杜至武

依過武城不徐鉏邱弱茅地。杜三子曰道下遇雨將不

出是不歸也。此亦一說也用謀者將安從乎主循山南

地或權其顯而急者則寧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杜

循山南以幸不雨亦可也。杜絕邾師過之乃推而壓

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也。杜絕邾師過之乃推而壓

之林屨仆也及邾師既過斷木之地乃推斷木而壓仆

國是故君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

子慎小

叔孫媾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媾。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杜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

小國之君，固周制也。杜在禮卿得會伯子邾又夷也。杜邾

雜東夷寡君之命，介子服回。杜魯大夫為在請使當之。

林當邾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

其衆，將以叔孫與之。杜與邾叔孫聞之，去衆與兵。邾人

叔孫反去衆與兵，最妙。使臣賢能者，每如此，遇強暴者

亦當如此。段秀實詣郭曖軍，只一老卒羸馬，皆是此。一

派作畧，然胃中須先辦而朝。杜示欲士彌牟。杜士謂韓

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

叔孫必亡邾。杜必滅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杜時邾子雖

悔之，何及？勸人所謂盟主，計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

主？杜聽邾衆取叔孫是乃弗與。朱氏曰：媾豹之子也。父

與共圖國事，坐制疆臣，使各居一館。杜分別叔

之手，以至於危亡，悲夫。使各居一館，杜分別叔

其辭，不知叔孫何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杜子伯聽

伯愬而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杜欲使

叔孫之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杜林從

難得芻蕘，將館子於都。杜別都叔孫旦而立期焉。杜立待

旦至旦，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杜別范獻子求

為期，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杜別范獻子求

三傳經世金言 取邾師二卷十卷十九

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杜

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偽若不解其意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

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杜留申豐不使得吏

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

之食之杜示不愛穆文熙曰叔孫不肯行貨其叔孫

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杜葺補治也雖去之如

始至杜不以當去杜而有所毀壞二十四年春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

杜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蹊戶定反杜叔待於門內曰余左

顧而歎苦代反林乃殺之杜疑士伯來殺右顧而笑乃

止林於此敘出後便省文穆文熙曰叔孫門內之謀

其上卿恐亦未能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

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

孫受禮而歸

傅遜曰邾莒之難一也叔孫父子守正不屈然豹遇

趙孟則以賢聞而免戮媿遇韓范則危困而幾殆可

以見晉政之污隆矣

吳敗楚于州來

吳人伐州來。楚遣越帥師。杜令尹以疾從戎及諸侯之

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杜即卒。楚師燿。子

反杜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燿軍之吳公子光曰諸侯從

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

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

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夙其師燿。帥賤。杜

非正多寵。杜軍多政令不壹。杜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

心。杜楚頓胡沈蔡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

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

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

陳整旅以不整而誘之也在軍之後列者敦厚陳法整

齊行列持之以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杜七月二

整重而待之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杜九月二

兵忌晦戰擊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杜四徒

楚所不意以示不整○兵法甚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杜

奇然春秋時所熟用杜吳光帥右掩餘杜壽夢帥左吳

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

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

師譟而從之譟素服反○朱序三國杜許奔楚師大奔

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杜君臣之辭也杜國

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不言戰楚未陳也杜社

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

楚子常城郢

楚囊瓦杜子囊孫為令尹城郢。以并反杜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今畏吳復

增脩以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

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杜政卑損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

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杜結四鄰之國以為援助

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杜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

語過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

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杜在僖十八年民棄其上

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杜走集邊竟之壘壁

親其民人明其伍候。杜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

守其交禮。杜交接之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杜強也完其守備。

以待不虞又何畏矣。有遠畧有實用之言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

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冑至於武文。杜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

同。杜方百里為一圻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杜方百里

圻為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凌穉隆曰按前子囊遺言城郢君子謂之忠此囊瓦

城郢而戍以為必亡者何居蓋共王當楚盛時子囊

思城其國都是防患於預有謀國之深思焉今郢既

城矣而瓦以畏吳之故增修其城是忽於遠圖而自

保不遑者也

不穀谷也
敬王之曲直士伯

子大叔言周難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杜就問子朝士伯

立于乾祭。干側界反而問於介也。杜大衆。晉人乃辭。王子朝

不納其使。杜衆言子朝曲故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

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

人亦有言曰。嫠杜力之反不恤其緯。杜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而憂

宗周之隕。爲將及焉。杜恐禍及已今王室實蠢蠢。動擾貌

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

圖之。詩曰。餅之罄矣。惟壘雷之恥。杜詩小雅蓼莪篇餅小壘大皆酒器罄盡

也餅資于壘若餅罄則壘為無餘故恥之以喻王
室衰微依恃在晉而無力以助之是為晉之恥
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侯以義責已而與宣子起韓

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於明年杜為明年冬十月癸酉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杜禱河甲戌津人得諸河

上杜珪自陰不佞大夫林敬王以温人南侵杜晉以温兵助

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林王變王定而獻之

林及敬王定位石又變王故不佞獻歸于王與之東訾子斯反杜喜得

楚亡二邑

楚子為舟師以畧杜行吳疆杜行吳界沈尹戌曰此行

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杜召之吳踵

楚杜躡足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五且

勞王於豫章之汭杜水越公子倉君王乘舟杜歸倉及

壽夢杜越帥師從王王及圍陽杜楚而還吳人踵楚而

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

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杜守巢守幾如是而不

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林大雅桑柔篇厲其王

三季卷十九 楚亡二邑 卷十九

左傳經世鈔

十四

之謂乎

杜為定四年
吳入郢傳

左傳經世鈔卷十九終

48-12371

